



AI生成图

芦苇的沉默与燃烧

□张正旭

每到夏天，咸涩的海风掠过慈溪海南村的滩涂时，总会掀起层层叠叠的芦苇浪。这些在海滩地上扎根的草木，是我初到工地时遇见的第一批“原住民”——它们用密集的绿剑刺破荒芜，在桩机轰鸣中倔强地仰着脖颈，像一群沉默的诗人，在钢筋水泥的襁褓外，书写着另一种生存史诗。

初来乍到的夜晚，工棚的铁皮屋顶被海风拍打得咣当作响。我躺在硬板床的缝隙里，透过塑料布糊住的窗棂，看见月光正在给芦苇梢头镀银。那些白天还在机器履带下弯腰的草茎，此刻竟挺直了脊梁，叶片相互摩挲出细碎的私语，像极了苇岸诗里“在沉默中跋涉”的行者。

它们确实在跋涉。从春寒料峭时顶开冻土的嫩芽，到深秋被齐腰割倒的金黄，芦苇用四季轮回丈量着光阴。当挖掘机的铁臂碾过它们的群落，断茎处渗出的汁液不是眼泪，而是琥珀色的倔强——这些被定义为“草木”的生命，正以整座苇荡为祭坛，献祭给地平线上升起的烟囱与厂房。它们的沉默里藏着灼人的火：不是对命运的妥协，而是用整个春天抽绿、夏天繁茂的力量，向世界证明卑微者亦有不可轻慢的生存尊严。

工棚内的七张床铺，铺展着比苇荡更复杂的江湖。山东大哥总在清晨把窝头泡在酱油里吃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；同乡老陈会在深夜摸出藏在枕头下的二锅头，用皲裂的嘴唇对着瓶嘴畅饮。这里的空气里漂浮着汗碱与劣质烟草的味道，比海风更呛人的，是人与人之间猜忌与倾轧。

而我，总在暮色浸透工棚时翻开皱巴巴的诗集。当工友们围坐打麻将的喧嚣像潮水漫来，我就着工地探照灯的冷光，在笔记本上抄写芦苇的影子。那些在混凝土搅拌机轰鸣声中偷来的片刻，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，竟与芦苇叶片的私语产生了奇妙的共振。原来沉默可以有两种形态：一种是被生活碾压后的麻木，另一种是在喧嚣中守住

内心火种的坚韧。

某个台风过境的前夜，我独自坐在坍塌的苇垛旁。暴雨前的低气压让芦苇集体弯下腰，却没有一根折断。它们的根须在泥沼里交缠，像无数只攥紧的拳头，对抗着即将到来的狂风。那一刻我突然懂得，为什么苇岸要写“把生命激情把握”——激情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，而是像芦苇这样，把对土地的爱、对生长的执着，都淬炼成沉默里的锋芒。

工棚的铁皮在风中尖叫，远处的塔吊像根摇晃的火柴梗。我摸出裤兜里被汗水浸透的诗稿，那些关于钢筋、混凝土、工牌编号的句子，突然都有了芦苇的形状。原来我们这些在工地上搬砖的人，和芦苇一样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生活角力：有人选择在泥沼里打滚，有人选择在尘埃里开花。而当我把写满字迹的纸页举过头顶，让即将到来的暴雨把它们冲刷成空白，内心竟涌起一种奇异的澄明——就像芦苇在冬雪覆盖前，把所有的星光都藏进了根系。

离开慈溪那年，厂房的烟囱已经冒出第一缕烟。最后一次走过苇荡时，我看见新栽的绿化树正在取代芦苇的领地。推土机碾过的地方，几株幸存的芦苇从裂缝里探出头，叶片上还沾着未干的机油。它们摇晃着，像是在向我告别，又像是在向这个快速生长的世界行注目礼。

如今，每当城市的霓虹让我迷失方向，总会想起东海之滨的苇荡。那些在机器轰鸣中沉默的草木，早已在我心里长成了一片森林。它们教会我：真正的生命激情，从来不需要喧嚣的证明。就像打工日子里那些偷偷写诗的夜晚，就像钢筋丛林里依然执着生长的芦苇，所有值得坚守的东西，都在沉默中积蓄着破土的力量。

芦苇，芦苇——当我在深夜的书桌前轻声呼唤这个名字，窗外的月光忽然就有了咸涩的味道，像极了那年工棚外，芦苇叶上滚动的露珠，折射着整个宇宙的星光。

感受时间

□如风

时间是一个很玄的东西。它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。

它一分一秒地流过。大多数时候，想都想不起来。可偏偏在某个刹那，它会像一道闪电，直击心灵。我们心自问，有多少时候，你真正感受过它的存在？

小时候，时间藏在快乐里。捉不完的迷藏，抓不完的小偷，用不完的精神，让我从不把它的溜走放在心上。神话故事告诉我，世上有仙丹，吃了就能长生不老，等长大了去找便是。稍长一些，青春跋扈张扬，活力满得都要溢出来了。长生不老，那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事，谁有功夫理会？

然而，从我踩死第一只弱小的蚂蚁起，死亡教育便该开始了。而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遇见生死，是我的阿太。我几乎没见过她好好地坐在椅子上晒过太阳。最后那几年，她一直睡在隔壁那间小黑屋的床上。我从来都是害怕又好奇，不太敢进去。仿佛里面锁着一个时间的黑洞，小孩一进去，就再也逃不出来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求职不顺，整日郁郁寡欢。直到白日里一个惊雷炸响——我一向身体硬朗的爷爷突发急病，苦撑了一年半，还是撒手人寰。不久，一向乐观开朗的外婆，某天晚饭后还去广场绕了好几圈，回来美滋滋地看完两集电视剧，却在睡梦里不声不响地一睡不起。灶台上，她晚饭时喝剩的半碗稀粥还搁在那里。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被上门的阿姨发现。一阵刺耳的午夜铃声，再次重重地撞入我心头。悲痛之余，对时间的感触愈发深刻。

两年后，外公也安然地闭上了双眼。看着作为长子的父亲、长女的母亲这几年不停地操劳葬礼各类琐事，他们的头上早已看不见几缕黑发，我满心焦灼。无数次的“来不及”，在离别这一刻悉数涌上心头。我终于认真真正地审视剩余的时间，不由得心生寒意。我的理想、我的使命、人生的意义，在这一刻交织重合，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沉重，连喘息都带着惶恐。

望着父母日渐花白的鬓发，我知道，我再也不能依靠上一辈来逃避现实。一晃，又一个10年弹指而过。我再也无法编织牵强的借口自我宽慰。

父母从未当面催促过我的人生选择。可每次扫墓，他们俯身在爷爷奶奶坟前低声念叨的那句“娃还没成家，您再等等”，总像钝刀子一般，一下下割在我的心上。我何尝不想让他们在晚年，能抱上孙辈，安心放下牵挂。可曾经约定共度余生的人，终究成了微信列表里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留下一段无从言说的遗憾。

如今，当我把一天24小时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再也挤不出半点空隙时，却愈发觉得时间不够用。独自直面世事风霜时我才恍然醒悟，从天而降的从来不是冷雨，是一去不回的时。

原来时间从不需要刻意去感受。它恒久伫立，不增不减，承载着我所有的来不及与回不去，坠入无数个寂静长夜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在长夜到来之前，为自己、也为深爱之人，在前路点亮一盏前行的明灯。



AI生成图